

为孩子掀起世界的一角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T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阿姨 你住过的地方

被誉为“一生都能阅读的作家”

用写作成人文学的心力
和笔力写作儿童文学



a yi ni
zhu guo de di f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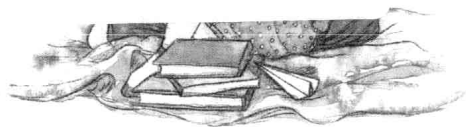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天天典藏♥黄蓓佳
T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阿姨 你住过的地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姨你住过的地方 / 黄蓓佳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0.11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ISBN 978-7-5016-0321-3

I. ①阿…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3576号

责任编辑: 王晓亚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史 帅

阿姨你住过的地方

黄蓓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170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8.25 插页8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321-3 定价19.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4169902

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

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竟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

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已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

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入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

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

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

第一辑 我的青苹果时代

我的青苹果时代	003
在我最美丽的时候我遇见了谁	008
生命激荡的印痕	012
家教	017
我的教师生涯	020
学做“工农兵”	023
冬日记忆	027
阿姨你住过的地方	032
考艺校的学生们	035
如水流淌的音乐	042
生而有缘	047
也叫“朝花夕拾”	051

第二辑 在梦中说话

片断	069
----------	-----

梦中芦苇	073
樱花大道	078
窗口的风景	082
台湾茶	085
远了，近了，又远了	089
关于草地	093
关于盆栽	096
关于鲜花	100
怀中的婴儿	103
恋爱和恐惧	106
花开花落	110
群众演员	113
在梦中说话	116
南京的民国建筑	120

第三辑 直击心灵的一瞬

遍地歌舞	129
灰色背景中的绚烂	133
挪威的滨海小镇	137

欧洲的马拉松	140
孤独的旗手	144
黑人兄弟莫哈比	151
黄昏谒大马士革清真寺	155
穿行在戈兰高地上	164
作协主席利娜德	173
直击心灵的一瞬	178

第四辑 为心灵点起一盏灯

走一步，说一声“再见”	185
为心灵点起一盏灯	191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	194
永远的安徒生	197
走过的路	200
替生命做一点安慰	205
一条心灵的通道	209
飞翔的灵魂	213
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217
人生就是一次次偶然	222

隐秘的成长	226
-------------	-----

第五辑 只因为我是个母亲

圣诞老人的礼物	231
两幅画	234
修莎理财	236
贴身小袄	239
只因为我是个母亲	245

第一辑 我的青苹果时代



我的青苹果时代

Wo de qing ping guo shi dai

在我的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的开篇，我这样描述了我中学时代的母校：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样子：很大的校园，一半以上的面积是菜地和树林。菜是油菜和蚕豆，树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满校园金黄，蜜蜂会嗡嗡地飞进我们的教室，引出女孩子的声声尖叫。五月蚕豆花开，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尝过那花朵的滋味。校园余下的一半面积，四分之一盖满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师及学生的宿舍。灰砖灰瓦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连绵起伏，很是壮观。校园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桥和木桥分别连通学校的前门和后门。冬天河水很浅，冰面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上滑过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着下水戏耍的人很多，学校三令五申不准游泳，没用，直

到有一天淹死了一个刚上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来，再没人敢下河了，担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关于这一段淹死人的文字，应该是我的杜撰。小河沟很浅，不大可能淹死学生。但是我脑子里又分明有这样的记忆，就张冠李戴了，算是给平淡的描述增添一点传奇性。

母校的风景在我的脑子里是一个定格，呈固定的姿态，永恒不变。前几年我曾经去过一趟黄桥，沿黄中外围墙慢慢走了一圈。眼睛里看到的全是陌生，崭新的教学楼与我之间有一种疏离，所以我没有踏进校门。理智上，社会总是在进步的，学校也应该与时俱进，旧貌换新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情感上，却永远保留着从前的记忆，铭心刻骨，不愿有丝毫的差异。

跟黄中结缘，是因为“文革”后期父母下放到黄中任教，好像是一九六九年年底的事情吧。搬家的卡车穿过镇上尘土飞扬的小街，摇摇晃晃开进黄中宿舍的小院。低矮的门洞里钻出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慌手慌脚帮我们抬卸家具，热情而略带憨厚的笑容融化了我们在寒风中凝固成冰块的心灵。父亲介绍他姓张，张海德老师。高中阶段他成了我的班主任，教我的语文。

我插班进初二。我的语文老师姓王，数学老师姓刘。进黄中之前，我是个资质平平的学生，语文尚可，数学就相当勉强，没有兴趣，也缺少灵气。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讲“勾股定理”，恰好我在原来的学校中学过了这一段内容，回答刘老师的提问时便从容不迫，条理清晰。刘老师大喜，以为发现了一个数学天才，此后就对我另眼相看，上课总是将最难的问题留给我回答。我受宠若惊，从此不敢懈怠，渐渐对数